東觀漢記

卷十五之卷十七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

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肅宗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案上嗟歎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儒者稱之數歎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

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盧江郡為六安國徙封鴻為馬亭侯日食鴻為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弒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

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
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
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
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
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
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秉子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

始時遵爲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略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

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淸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

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
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艮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
鰌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
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
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
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
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卽收繫惲難卽害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卽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卽自入獄謝之拔

刀自刎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
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
百里内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
督郵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
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内員
朋黨搆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既無
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歙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
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實歙
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

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别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

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

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旣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淸平以誅暴立威信

善於計略省要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賻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

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絶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堪南陽宛人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丘易

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載堪爲蜀守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爲箄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爲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遷於

張堪案此句疑有脫誤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衞颯

衞颯案范書本傳颯字子產河南修武人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案酈道元水經注作字子何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

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緼著衣民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温煖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乂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贇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 民攀

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爲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圉人爲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曄

樊曄字仲華案范書本傳曄南陽新野人曄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事被拘時曄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謂曄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曄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

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
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値

李章

李章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河內懷人爲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
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十五

東觀漢記卷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相敬愛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案固彪子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

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恒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

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
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
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
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
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鄯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
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
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
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
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踈其俗信巫巫言神

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秉聖漢威神出萬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用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旣服疏勒于闐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攉討焉耆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

疏曰臣常悲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案】始超長子雄子尚陰城公主名賢得【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案】衆興子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欲爲通籍遺縑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盧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左

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字辨卿代郡人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上疏曰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案范書本傳元習左氏春秋建武初議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不宜立元上疏辯之此其疏語前後文闕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衞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

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諸因拜榮爲博士引閎爲議郎案范書本傳引閎弘俱爲議郎與此稍異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爲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

受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愼疾加餐重愛玉體案范書本傳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

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辯說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爲

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案范書本傳郁字仲思郁兄子名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

傳學孤兒子一八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陵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幷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叔元）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良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緼袍糲食麤餐除陳留巳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仲子順子舉孝廉爲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

喪三年爲立祠堂盡禮而去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廻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礹

桓礹案礹鸞子范書本傳作曄一名嚴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初平中天下亂礹到吳郡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

居揚州從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毁俗儒由是多見排詆哀平閒位不過郎光武即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讖記以誤人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讖譚上疏爭

之此二句即疏中指斥讖記語前後文闕譚議訕圖讖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案范書本傳昆陳留東昏人）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刳瓠葉爲俎豆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案軼昆子）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洼丹

洼丹字子玉（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

世重之號洼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至禁錮世以是為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上即敕何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

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案范書本傳長樂安臨濟人少篤學治歐陽尚書諸生著錄前後萬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案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

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晝即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爲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

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特學精微以白衣教

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靑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淸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宇傳子晉晉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玄

張玄字君夏（范書本傳玄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

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飢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案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莽時爲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卽國師公之誤末者惟硯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邯

丁邯【案】邯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昭注引趙岐三輔決錄注云邯字叔春京兆陽陵人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温序

温序字次房【案】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

鬚汚土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案范書本傳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衛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為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強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饉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謀如涌泉勢

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跱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漁陽令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爲魚復長

楊正

楊正爲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爲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

太保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爲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塡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

疾去

崔駰

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案**駰篆孫范書本傳駰字亭伯憲府貴重掾屬三十八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閒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駰子范書本傳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殽饍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寔

崔寔[案]寔瑗子范書本傳寔字子眞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民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

採蔬爲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爲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

孝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范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鴆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鴆而死

逢萌

逄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爲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撾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耶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韲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撾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

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卽雋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藜藿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一名遵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

友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貢爲不足耶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爲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仲叔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鬬日鄉佐多從兵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皮幓頭待見尚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

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偃蹇傲慢逡巡進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案范書本傳丹扶風郿人）通五經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齔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

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十六

東觀漢記卷十七

列傳十二

虞延

虞延字子大陳留人爲郡功曹世祖聞而奇之建武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爲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

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賜延錢及帶劒佩刀還郡永平初守新野功曹鄧寅（案范書本傳作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而容止趨步有出于衆上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寅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上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遷玄武司馬寅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嘆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寅聞慙而退

郭丹

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爲丹買田宅居業

丹從師長安從宛人陳洮買符入函谷關既入關封符乞人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軍悉歸上普賜封爵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晝伏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爲郡功曹薦陰亶程胡魯歆自代太守杜詩曰古者卿士讓位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編署黃堂以爲後法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待重編席顯

興之爲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永平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爲黽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自親釜竈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據爭朝廷嘉其清廉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常周澤

牟融

牟融字子優（案范書本傳融北海安丘人）遷大司農性明達居職修治又善論議朝廷稱爲名卿帝數嗟嘆以爲才堪宰相

孫堪

孫堪（案范書本傳堪字子稺河南緱氏人）爲光祿勳以淸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劉般

劉般字伯興彭城人代名忠孝兼屯騎校尉案范書本傳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明年兼此職時五校尉官顯職閑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爲太僕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數納嘉謀

劉愷

劉愷字伯豫案愷般長子以當襲父般爵封居巢侯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義

特優嘉之甞猶不出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父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逃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郭賀

郭賀字喬卿洛陽人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文明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吳良

吳良字大儀齊國人習大夏侯尚書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人民饑餓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吏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諂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不能家給人足今良曹掾尚無袴寧爲家給人足耶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斂容而止曰此生言是遂不舉觴賜良鰒

魚百枚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平王蒼辟爲西曹掾數諫蒼多善策蒼上表薦良上以章示公卿曰前見良頭鬢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遷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劉平

劉平字公子楚郡人（案范書本傳平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以仁孝著聞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忽然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抱仲遺腹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

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爲餓賊所得將烹之叩頭曰今旦爲老母求菜老母饑少氣待歸爲命願得歸飯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哀而遣之平還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負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平既免乃摭莢得三升豆以謝賊恩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

承宮

承宮 案范書本傳宮字少子 琅邪姑幕人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之因忘其豬而聽經豬主怪其不還行求索見生欲笞之門下生共禁乃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執苦數十年間遂通其經遭王莽簒位天下擾攘盜賊并起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永平中徵爲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諫論議切直名播匈奴時單于遣使求欲得見宮詔勅宮自整飭對曰彼徒炫

名非實識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長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鍾離意

鍾離意案范書本傳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上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

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爲解土祝曰案解土太平御覽作民土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顯宗時意爲尚書交阯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其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受上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詔賜降人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

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笞乃解衣就格上意乃解上欲起北宮意上書諫出爲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宋均

宋均字叔庠案范書本傳均南陽安衆人爲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爲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爲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建武中山陽楚郡多

蝗螽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是名稱永平七年徵爲

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駮議未嘗不合上意

朱酺

朱酺（案范書莋都夷傳酺作輔）梁國寧陵人明帝時爲益州刺史移書屬郡喻以聖德白狼王等百餘國重譯來庭歌詩三章酺獻上

鮭陽鴻

鮭陽鴻字孟孫中山人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楊政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僠僠祁聖元政師事博士范升建武中升爲太常丞爲去妻所誣告坐事繫獄當伏重罪政以車駕出時伏道邊抱升子持車叩頭武騎虎賁恐驚馬引弓射之不去旄頭以戟叉政傷胸前政涕泣求哀上卽尺一出升政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

搖動者刀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刦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類也

薛漢

薛漢字子公案范書本傳作字公子淮陽人才高名遠兼通書傳無不照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遠方至者著爲錄

郇恁

郇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案郇恁范書周燮黄憲傳序及文選李善注並作荀恁隱

居教授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辟恁署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恁曰先君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案此四句文選李善注作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月餘遂去官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干突車騎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慢干突車騎大不敬無人臣禮匡執法

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墜詔出匡左遷郎丘長案范書吳良傳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郎丘長則左遷者吳良非匡也此文疑誤

張重

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郡小吏對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姜詩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也適値年荒與婦傭作養母詩性至孝母好飲江水令兒常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曰行學歲歲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舍側味如

江水日生鯉一雙賊經詩里不敢驚孝子案太平御覽作赤眉賊經其里落東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致米肉詩埋之後吏譴詩詩掘示之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父爲田禾將軍孝爲郎歸告每往來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來過直上郵亭但稱書生寄止於亭門塾亭長難之告有貴客過灑掃不欲穢汚地良久乃聽止吏因問曰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發幾日至孝曰尋到矣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并放

之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俱出外孝夫妻共蔬食比禮夫妻歸卽曰我已食訖以穀飯獨與之積久禮心怪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作孝得穀炊將熟時弟他出至暮始回孝待之同飯雖蔬食茹菜兄弟怡怡與此異鄉里歸德孝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禮爲御史中丞帝嘉其篤行寵異之詔禮十日就長樂衛尉府太官送供具相對盡歡數年禮卒令孝從官屬送喪歸也

魏譚

魏譚字少間琅邪人王莽末政亂盜賊起人民相食譚爲賊所得等輩數十皆縛束當稍就噉見譚貌謹敕獨放令主炊養有賊長公哀譚謂曰汝曹皆當以次死哀縱汝急從此去譚不肯去叩頭曰我嘗爲諸君主炊養食馨肉肌香餘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願先等輩死長公義之郎相謂此兒有義可哀縱也賊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親遭饑饉分升合以相存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全棄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疫病元家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有貲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財產善乃潛負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東觀漢記卷十七